

明治
新刻

孟子

二

特56

149

孟子
共
十
本

東 京 圖 書 館

一五
〇二
冊 號

六

架

經
書

函 類

漢
書

門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明治六年文部省交付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

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

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

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

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斲然

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

子

六反。艱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楚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艱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揚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允合諸侯。可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

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子為之為去聲。曰孟子子為之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

晏子猶不足為與

與平聲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

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第

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

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

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未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

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

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
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
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
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
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
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
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朝音潮。隔音隔。又音
歷。輔相之相。去聲。猶
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
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
故家舊臣
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

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

然也。鎡音茲。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

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

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

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
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

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
自國都以至乎于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

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

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

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聖賢。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其美也。

孔子曰。德之

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郵音尤。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

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

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

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

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

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

動心

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

告子先我不動心

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且蓋惜之。

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

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黜

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

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

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

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黜伊糾反。撓奴效反。

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

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良

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

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三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

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夫音扶。黜務。敵入舍專守。

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及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

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

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慄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

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端。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

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

孟子之不動心其原
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

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

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

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

暴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
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

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
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
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
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

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
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
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
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
至極而氣即次之入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
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
不動而自然不
動之大畧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

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

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
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

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
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
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
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

者什九氣動
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

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

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

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味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

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良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

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判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為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

孟子卷三
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篋反。又口劫反。集義猶言積

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

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吏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克。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

曰。設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道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設。皮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設。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道。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理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

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

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

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

乎。

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二子善言。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

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

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

聖之夫。音扶。惡。敬。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以及物。再三。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

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

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

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

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

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

則學孔子也。

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

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二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

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自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

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所好

汗音蛙。好去聲。汗下也。子貢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也。

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

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

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

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

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

後。堯舜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且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

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

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

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音老麒麟也

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

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

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

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

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通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

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瞻足也。詩。

太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鄭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矣。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

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

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

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

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間。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

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間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且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網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

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網音稠。繆武虐反。詩。豳風。鳩鴉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

皮也。網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

也。般音盤。樂音洛。教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禍福無不自

已求之者。結上文之意。詩云。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已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違。違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已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

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

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

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

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

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

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

為之氓矣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

之使出二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二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主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

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

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

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

吏廢與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

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

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

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

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

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黠。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二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下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入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

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

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三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主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

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含。函。甲也。惻隱之心。

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仁。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所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虔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

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夫理自然之安。無一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行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

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

也。由與猶通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

為仁。此亦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仁不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二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

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為仁由中。

也。而由之乎哉○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謹

疾而忌毀聲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

聞善言則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大

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

人以為善。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日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為善是與

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反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悶。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祖褐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曾與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悶。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祖褐。露臂也。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

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

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干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

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

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

濶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

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

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城民不以封疆

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

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

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

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

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

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

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

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

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口口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

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有疾。今日愈。如

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

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

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

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

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病焉。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

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

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

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

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數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

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

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

聲。慊，口簾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謙，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

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於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

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

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

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

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處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

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

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

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也。

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

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贖。徐夙反。贖。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予

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

不受？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

也。戒心。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

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乎。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

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

待三

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

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

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

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

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

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

此則距心之罪也。

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

子言君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

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

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音見

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

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詭而不釋從而不改故邪 ○孟

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

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

言與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

致為臣而去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蚺

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譏

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

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

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

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

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

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

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

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夫音扶。治如字。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

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

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

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

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

魯。贏。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

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

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

於人心。

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

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

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

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

乎。

比。必二反。忤。音效。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忤。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怏然無

所恨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

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

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

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

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

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

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

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

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

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

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

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

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

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

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前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

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揚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主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

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

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十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

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皆平聲。陳

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

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

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

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使管叔。不如舜之使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

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

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

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首也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

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前章之後。

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

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

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

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

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朝音潮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

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

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為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

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

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

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

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

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千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壟。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

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主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祖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

臥。客不悅曰。

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

為去聲。下同。隱。於斷反。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

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泚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

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泚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子子意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

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主不

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

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

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

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

不悅

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

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

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

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

去非本欲也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

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

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
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
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
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
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
力而後宿哉
尹士聞
之曰士誠小人也

悻形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

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簣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

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

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

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

一時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

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

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

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

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

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

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音扶舍音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

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

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

孫又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

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

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

丑欲以下端裁之亦誤乎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

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

不解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

問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

周公豈欺我哉

觀古覓反。成觀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儀。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二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

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旬反。

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潰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

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

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

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禮。

喪禮。然友之鄰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

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

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

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

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廷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

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

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

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

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

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臣也。滕與魯

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

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

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

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

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

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

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艸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爲皆去聲復扶又

反歆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不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華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

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定以取信而不敢

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下人心之所同然者。身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

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

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

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絢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爾

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緇。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恆

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

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

民而可為也。

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必恭

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

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巳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

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

徹也。助者藉也。

徹。教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

丁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二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

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于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財財。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

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弱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者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稱。幼子也。

行之矣。

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一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十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

廢典藉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

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

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

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下。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

義。夫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

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福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

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

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

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

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

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

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

而定也。

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

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有不均。賦

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

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

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

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

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

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

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二矣

卿以下必

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

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

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

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

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

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此

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八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

不此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

矣。

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答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入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管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

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

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相

屨織席以為食

衣去聲。相音闌。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

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相。扣。採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

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

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

儒者。藉所以起
土。表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

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

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糞殮而治。今也滕

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

得賢

養音雍。殮音孫。惡平聲。糞。食也。朝日糞。夕日殮。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

行此言。蓋欲陰壞益子
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

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

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

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

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

釜餽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

以粟易之。

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餽。所以炊。爨。燃

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

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

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

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

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

也

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金甌之屬也。陶為甌者。治為金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

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

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

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

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

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

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食

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於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

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

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艸

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

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

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

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

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

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

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滄音藥。濟子禮。

反。澤侘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走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自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淪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

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

官名。稷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懜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

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

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

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

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易。並去

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大哉

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

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

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

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

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

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

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

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

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

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蔡室於場獨

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

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

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

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三年古者為

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
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
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
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曰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

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
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二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貊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

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貊亦作貊古役反

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
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

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
鳴嚶嚶出於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

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

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閔宮之篇也膺擊也荆
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

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
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

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
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
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
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鬻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俱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
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
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

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蓰

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佰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履小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

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
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關墨者治墨翟之

道者夷之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

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
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

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二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語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

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音浦。北。又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

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

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嘜之其類有泚

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汭。嘜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藁力追反。裡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嘜攢共食之也。類類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

藁土籠也。裡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

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憮音武間。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一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在尺而直

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

尋。枉尺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

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圃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一節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

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

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

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

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

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

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

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

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

請辭。

乘去聲。疆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疆而後可。嬖奚不肯。疆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王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少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

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

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

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屈。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

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

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

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

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大

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

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

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屢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

為正道也。蓋言一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

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不。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

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道。總反。

質。與贄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

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入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

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

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

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

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血。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縑素刀反。皿武元反。禮曰。諸侯為籍百畝。晷而青
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
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
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縑二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縑以
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土有田則祭。無田
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周賈問也。曰。士之仕也

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
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
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
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
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
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
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為去聲。下同。舍上聲。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

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官之國。賈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灼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
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

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

以爲泰乎

更平聲。堯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

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

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

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

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

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

而輕爲仁義者哉

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

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

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

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

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

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

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

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武安反。

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凡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

而輕爲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

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亞去聲萬

音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

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

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

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

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

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

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殺

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

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

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故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

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爲其殺是童子

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

匹夫匹婦復讎也

爲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

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歸市者弗止弗止芸者不變不變誅其君弔其民

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後我后后來其

無罅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有攸不為臣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

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

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

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

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能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

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被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

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

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

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已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

言是是也。是而巳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

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

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

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

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

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

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

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

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

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

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

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

見。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

斯可以見矣。

此二人。而一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

辟。去聲。內。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自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

孔子而惡魚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

音現惡去聲矚音勗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魚禮畏人以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

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

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輒往而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止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耻

○載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盈

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

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

年然後已

如羊反。獲物自來。成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

義斯速也。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雞。

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

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好去聲。下同。治。

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

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

定。下者為巢。上者為宮。窟書曰。泮水警

余。泮水者。洪水也

泮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

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管。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泮水。泮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

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

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

土而居之

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淮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汎濫

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

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

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

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

大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

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

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

後人咸以正無缺

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

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

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為

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

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

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一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聖王不作諸侯

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

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

食，人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率皮表反。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殺身之

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於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揚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隨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

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為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

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揚墨之害。自是減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揚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揚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揚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

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

也。說見上篇。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

諛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諛，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孔子也。蓋邪說橫

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三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

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

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

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諛而又唱為不必攻討

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

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

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

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蠶音曹。咽音夏。匡章陳

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蠶，蠶蠶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孟子

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

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

後可者也

壁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壁。大指也。言齊人中有神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

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立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立蚓之魚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

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

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

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

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纁以易之也

辟音壁。纁音盧。辟績也。纁。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

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

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

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

其兄生賊者已嬖願曰惡用是駝駝者

為哉他日其母殺是賊也與之食之其

兄自外至曰是駝駝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辟音避。嬖與贊同。願與感同。子六反。惡平聲。駝。魚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駝。駝聲也。嬖。願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

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

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

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

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六

